

小南山

行走发现

乐在其中

天寒闭门好读书

□方 华

天一冷，便缩首畏脚的，闲下来，也不愿出门。隅居室内，却正是读书的好时光。

将房间整理清洁，关上门窗，冬日的枯燥和尘世的喧嚣也好似被隔在了屋外。泡一杯醇茶在案头，袅袅氤氲里取出那些买了或近或久，却一直寂寞地躺在书柜里的典册，捧到手上，立感无比的亲近与温暖。

读些什么却不十分在意，只要读得入味，管它是天文地理还是文史哲，即便是段子典故，也给这枯淡的时光增添一分情趣。相对来说，更喜欢读一些人生况味或亲情类的文章，文字中散发的温馨如身边的那杯茶水，暖暖的，润喉清心。

私自感觉，宋词是最不适宜在寒冷的日子诵读的文字，太多的凄凄切切惨惨淡淡，让入了冬的心境儿徒增了几分寒意。

也无所谓读的是快是慢。或懒散地假在沙发，躺在床头，有一节没一节地读着，有一页没一页地翻着。好比那闲居山野之人，斜倚几前，有一口没一口地抿着一盅香茗，不是为了了解那渴儿，而是品那一分悠然。及至迷了情节，入

了道儿，便已目不释卷，忘了身外。即便是屋外冰寒陡峭、狂风怒号，也是充耳不闻了。

也有读到乏味的，比如板着脸孔说教或教条之类，也不上心烦恼，随手扔到一边，如窗外的寒风将凋败的残叶随意吹向路边一般。起身，啜口清茶，或是给杯中续点水儿，将暖暖的茶杯握在掌中，瞭一眼窗外的风景，或是呆呆地发一回愣儿。然后，重换一卷在手，把闲散的冬日再交给那散发墨香的文字。

寒意裹足，朋友间也很少走动，这给阅读腾出了大片的空白。冬日读书，也最怕有人打搅。即便是几下轻微的敲门声，也让在文字中沉淀下来的心陡然一惊，从忘了冷暖的世界回到现实的世态。

慵懒的冬日时光在文字间流淌时，也不愿开伙。一杯暖茶，几片点心，伴书香入腹，有滋有味，且慰心慰腑。等日暮西沉，书页黯淡，便掌灯夜读，那柔柔的灯光，平添一分温馨。

及至夜寒彻骨，便钻入被窝，背依高枕，继续沉溺那不能释手的情节与情怀。只等那方块的文字，在迷蒙的眼中幻成春水里游动的蝌蚪，便假书入眠。

冬天渐凉，银杏正美，我从市区驱车一个多小时慕名来到怀远陈集镇君王村去寻访神奇的君王王侯树，似乎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在等待一场穿越千年的邂逅。

在村中找到一个大门上锁的院落，大门上方有“君王王侯树”的字样，看到旁边农家外几位老人正在忙碌，就去问门锁怎么打开？一位老大娘热情地去家里找钥匙给我开了门，进门是一个照壁，正面绘着三株高大金黄的银杏树，背面则是一段题记，记录了王侯树的来历：据《史记》《大明一统志》等史书记载，“阳城”，宿州南，秦县，陈胜生于此。公元前209年，秦大举征兵戍守渔阳，陈胜率队行至大泽乡时，因雨误时，按律当斩，遂揭竿而起，举兵抗秦，后兵败被杀。秦灭，刘邦击败项羽称帝，建立大汉。追封陈胜为“张楚隐王”，于怀远建陈胜衣冠冢，植白果树于墓旁，派三十兵户守墓，并赐村名“君王村”，以彰其起义之功。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称帝。术士言：王上加白乃一皇，须平王坟，伐齐白果，方可恢复汉室。故陈王坟被平，白果遭伐。若干年后，白果树老根发新干，渐成树林。

北宋末年，太原三槐王氏南迁，其中一支路过君王时，王老太爷忽感头晕胸闷，口不能言，腿不能行，君王百姓以银杏叶熬汤灌之，数日痊愈。王家感激涕零，得知此地为“君王”，因共有一王字，倍感亲切，遂定居于此。王老太爷死后，子孙遵遗嘱，将其葬于白果树下，一报当年救命之恩，二借白果之灵性保王氏人丁兴盛，此后千年，王氏日益繁衍壮大，封侯拜相者不绝。白果树因王而植，因王被伐又因王而复生，故当地百姓称其为“王侯树”。

贫苦年代，人们缺衣少食，得知白果树能治病，纷纷前来剥皮捶枝，白果树再遭重创，如今幸存者仅三株，虽千疮百孔，风摧火炼，仍枝叶顽强，铁骨铮铮。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古树保护，修筑围栏和院落，悉心保护，使得千年古树再抽新枝，长势渐旺。

银杏为中国特产，古生代子遗的稀有树种，曾与恐龙为伴，起源于2.7亿年前，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树也叫公孙树，公公种下树，到孙子才能结果子，民间也叫它白果树。佛教把银杏尊为“圣树”，郭沫若称之为“东方圣者”，“中国人文有生命的纪念碑，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巨古

寻访君王王侯树

□徐朝阳 文/图



君王王侯树。

强，铁骨铮铮。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古树的保护，修筑围栏和院落，悉心保护，使得千年古树再抽新枝，长势渐旺。

银杏为中国特产，古生代子遗的稀有树种，曾与恐龙为伴，起源于2.7亿年前，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树也叫公孙树，公公种下树，到孙子才能结果子，民间也叫它白果树。佛教把银杏尊为“圣树”，郭沫若称之为“东方圣者”，“中国人文有生命的纪念碑，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巨古

证人”。银杏浑身是宝，能把一切包括叶、木、种子、花甚至根都奉献给了人类，集食用、药用、材用、绿化和观赏等多种用途于一体。以其苍劲的体魄，独特的性格，清奇的风骨，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受到世人的钟爱和青睐。“暮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历代文人墨客以银杏为题材，咏物壮志，感悟人生。时尚青年更把它解读为“因为有你，三生有幸。”

步入小院，瞬时惊艳，三株古木

鼎盛而立，树高约20米，树径约3米，它们的树冠相连，枝繁叶茂，形成一片1.5亩左右的古银杏树林。浓荫覆盖了半个小院。每到初冬时节，银杏迎来了生命中灿烂的时刻，摆脱了“自古逢秋悲寂寥”的魔咒，曼妙如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在阳光的沐浴下，一眼心动，一树风华一树诗，银杏树的叶子像一把把精美的小纸扇，又像漂亮的蝴蝶翅膀，在微风中翻动着，演绎着一番别样的华美与绚烂。金黄的银杏叶是秋写给冬的赞美诗，那种黄是一种纯正的，充满生命张力的颜色，它不是枯黄、焦黄，而是温润的、灼灼的、绵绵不绝的，给人以温暖的亮色。银杏树一身黄金甲，另有一种非凡气派。

我流连树下，飘落的银杏叶铺满树下的草地，像一块金黄色的地毯，悠悠岁月，带走了多少传奇，却留下这一地的金黄。在凡人俗客眼里，分得出是飘零还是舞动？是凄然还是洒脱？拾起一片独一无二银杏叶，它是留给大地的书签。树上树下，交相辉映。树影婆娑，光影斑驳，恍然如梦，透过枝叶的光，可以看见岁月的脉络，望见背后的诗意。树的枝干遒劲，如虬龙般向上盘屈伸展，苍劲古拙。历岁月变迁，风霜雨雪洗礼，生命力依然旺盛。站在树下，往事越千年，一瞬间，看遍春夏秋冬的轮回，我久久不愿离去，品味那份宁静与慵懒，想留下岁月的流光。正在此时，一群喜鹊不期而至，绕树三匝，叽叽喳喳地叫着，纷纷落在枝上，跳跃着，鸣叫着，这里好像是它们的家，给这个宁静的庭院平添了一分生机，岁月静好，这里人与人，人与树，树与鸟，和谐相处着，愿此情此景长存。

最后，借用老同事吴正苗老师的一首诗《银杏落叶吟》结尾：“占得高处不爭春，辞却枝头始见金。朔风无情却有义，烦君捎带一颗心。”

风土人情

家乡的陈桥

□汪升勤

家乡的陈桥在国家的桥梁史册中文字不多，但它总会不期而遇地在梦中向你发出邀请，让你念着它的方向，寻找它的足迹，让你载着它的坎坷、成长、进步的历史，诉说着不该忘记的峥嵘岁月。

记忆中的陈桥，在陈桥村的东南角，是北淝河上横跨南北的小木桥，桥宽一辆木车可单行，长数十米。木头桥墩上横竖架一些木头，木头上放一些芦苇与一些高粱秸，高粱秸上面铺上一些麦糠或稻草，最后在草上倒一些土。开始，拉庄稼的木大车，及人畜走在上面还可以，但过了若干年，遇到涨水的时候，桥上的草与木头被水冲走，行人只能艰难地过桥。

这样的桥，白日尚可过，如遇天黑，那是绝对不可行的。记得在冬日的一个阴天，北风呼啸，我和邻居小文往陈桥南岸一个农场拾胡萝卜，待拾满一筐回到陈桥南岸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俩小心翼翼在桥头只挪了几步，立马就吓得“退避三舍”，无可奈何，只得在桥头一个四面透风的庵棚里冻作一团，苦熬了一夜。自此，使我深切地体验到“隔河千里远”的丰富内涵。

随着经济发展，上级拨款将残旧陈桥改扩建成一座新的桥梁，既可农用又

可兼公交。春天里，我和村里爱音乐的伙伴常常在陈桥桥头唱歌，吹笛子，抑或观看桥下淝水滔滔东去，一群群鱼头顶浪花逆水上游，堤岸杨柳依依，河畔野鸭追逐嬉戏；夏日里，我和伙伴们常常在桥下游泳、扎猛子、摸河蚌；秋天里，村妇们手提竹篮有说有笑，唱着歌哼着小调从桥上走过，来到桥南大沟里摘菱角采南瓜及芡实，由此，让家中厨房里添了野味，采多了赶乡集去城里，还能换回大张小张的钞票；冬天里，雨雪霏霏，陈桥两边柳条晶莹剔透，河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有的乡娃把冰块抛碎在冰面上，冻结成珠，如落玉川。

唐代贾岛诗曰：“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家乡的这座陈桥，已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它耐得住风霜雨雪的浸淫，始终以坚强的个性，一颗善良的内心，造福于我们故乡这一带人民。

随着岁月的流逝，家乡北淝河上的石桥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去年末，党和政府又下拨建桥款项，在旧桥原址上新建一座双车道比旧桥又长又高的钢筋混凝土桥梁。这座新型的陈桥目前已竣工，不久即可通车。尤其是两岸桥头东西的堤坝上，均延长了数十米护栏，使人们远远地即可望见，那美丽的身影，犹如一道鲜艳夺目的彩虹降落人间。

闲情逸致

听戏

□余 超

五花马，青锋剑，江山无限；夜一程，昼一程，星月轮转。巡南走北，悠悠万事，世上善恶谁能断……许是年龄大了，近来，竟渐渐喜欢上了听戏。

听戏，听的是“忠孝节义”。这是戏曲的核心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戏曲领域里的投射。从古至今，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忠孝节义”，它们朴素而直接，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灵魂和基因。取材于杨家将故事的《穆桂英挂帅》和《四郎探母》，就是“忠”和“孝”的代表，从中你会为杨家的满门忠烈而悲愤扼腕，也会为杨四郎冒着杀身之祸只为探望母亲一面而唏嘘不已。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只得薛平贵归来，《武家坡》一折，尽显她坚贞为夫的“节”气。《锁麟囊》演绎的则是“义”，在体味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中，让人感佩薛湘灵的善良和义气，以及赵守贞的念恩和感恩。

听戏，听的是名家名段。名家代表着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名段则意味着大浪淘沙、千锤百炼，名家名段铸就了永恒经典，是脍炙人口和百听不厌。京剧当代名家里，我最喜李胜素、于魁智、王佩瑜。李胜素嗓音既清亮含蓄、华丽温婉，又大气磅礴、激越有力，“猛听得金鼓响角声震”刚一开嗓，一个巾帼英雄早已送至你的眼前。于魁智集诸家之长，唱法独到，《三家店》“男起解”一折，将浓浓思母之情寄予抑扬顿挫之中，感情充沛，意韵深长，“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带人感极强，是当之无愧戏曲版的《游子吟》。号称“小冬皇”的王佩瑜，当今女老生第一人，行腔高亢清亮，极富穿透力和感染力，《定军山》中“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唱得古朴隽永，流畅悦耳。评剧名家首推新凤霞，《花为媒》“报花名”一段，清丽自然，灵活润腔，特别是“大风吹倒了梧桐树，自有常人论短长”一句，充满了生活哲理。黄梅戏《女驸马》“谁料

皇榜中状元”一出，韩再芬把女扮男装的冯素珍高中状元那股洋洋得意劲，表达得通透至极，韵味十足。

听戏，听的是百花争艳。中国戏曲有300多种，品种之丰富、唱腔之华丽，当世绝无仅有，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在这芬芳浓郁的戏曲百花园里，既要听京剧“国粹”，也要听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这些地方大戏，兴之所至，还可听听粤剧、川剧、汉剧之类的四海小戏。大戏如金枝牡丹，小戏似乡野蔷薇；大戏如山珍海味，小戏恰开胃小菜，风味不同，各有千秋。小戏里，最具乡野风情的当数二人转，“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梳妆，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花墙……”小宋佳在《闯关东》里饰演的江湖一点红，戏台上边唱边打枪，眉宇间英气十足，眼神中自带“勾子”，把一个又美又飒的“女土匪”演得活灵活现，给人留下太多遐想和回味，难怪东北人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样的感情直白。

听戏，绕不开昆曲和秦腔。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虽起源于苏州昆山，但它的语音基础却并非完全是苏州方言，而是选用了南北方人都能听得懂的“中州韵——姑苏音”，这让昆曲听起来既有吴侬软语的特色，又能与流行全国的官话相通。“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一出《牡丹亭》“皂罗袍”，雅丽浓艳，情真意切，缠绵缱绻，让人顿生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比昆曲历史更悠久的则是秦腔，毫不夸张地讲，它是中国所有戏曲的根。今年崔健的首场线上演唱会上，西北鼓王赵牧阳表演的秦腔《三滴水》选段，“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曲调一起，原始生猛，孤绝苍凉，尽显秦腔之粗犷豪放，尽显秦腔之雄美夸张，让人发根直竖，

血脉偾张。

听戏，听的是传承和创新。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戏曲的发展，本身就是变革的产物，变，才是戏曲永远的“不变”。网络时代，既要听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也要听戏曲元素与其他流行艺术的结合，听听多元戏曲的“混血”表达。现在流行歌曲里专门有“国风”一类，就是歌曲里穿插一段戏曲，深受年轻人喜爱，借助全媒体短视频，“国风”唤起了更多年轻人对戏曲的热情。《梨花园》《声声慢》（苏州评弹版）、《万疆》《赤伶》等都是此类代表，它们让戏曲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更加铿锵婉转、流韵芳华。

听戏，听的是人生滋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曲是情感最真切地表达，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就很难体会到戏曲的真谛真谛，就像历经挫折的汪曾祺，方能写出《沙家浜》。听的长了，就想要来上一段。我们上届篮球协会的陆副主席，是名顶级的京剧发烧友，天生一副好嗓子，擅长铜锤花脸，每次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就自带一套锣鼓班子，一段唱罢，酒桌上的气氛也已推至高潮。儿子湖公园南北气候分界线雕塑的西北角，几株大树高耸伸展，有如飞檐翘角，树下地势平坦，形成一处天然的花戏楼，引得一众票友常聚于此，或唱或念，或做或打，节假日定期上演，一年四季，从未间断。我们单位的老方，不仅戏唱得好，京胡技艺更是一绝，每天早上都要到津浦大塘的八仙亭拉上一通，用他的话说，只要弓弦在手，几个起落，生活中的一切不快和烦恼，都会随着琴声烟消云散。

听戏，会把一些记忆从过往时光里打捞出来。我的大学同学朝阳，蒙城人。想当年，我们进校的第一个班级中秋联欢晚会上，他唱了一段豫剧《花木兰》。“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才一开口，气韵十足，形神兼备，立马



“惊艳”了全班同学，不分省内省外，无论皖南皖北，男女同学齐声喝彩，按照现在的评价标准，气场绝对不输李玉刚的《贵妃醉酒》。那年晚会，班花班草表演了什么，我已印象全无，唯朝阳的这个节目仍记忆犹新。想起，心头还会涌起一阵阵热浪。据朝阳讲，那时他们老家好多人都会唱豫剧，而且一人就可分饰多角，能把一整出的大戏都唱下来。朝阳现在是名成功的商人，每次到蚌埠来，都会给我带很多五洲牌的正宗蒙城牛肉干。

听来听去，还得要听泗洲戏。作为蚌埠人，明丽泼辣、自由多变的“拉魂腔”，早已根植于我们的心田。可以说，只要柳叶琴一响，压花场一闹，这种文化情绪立马就会躁动起来。近年来，安徽省泗州戏剧院创排的曲目好戏连台，现代泗州戏《绿皮火车》更是“开”进了北京长安大剧院，彰显了泗州戏旺盛的生命力，期待这株“鲜花”越开越艳，绽放出更加迷人美丽的风采。



湖畔雪景 张传安 摄